

憶散陰椰

李詞僮著



憶 散 陰 椰

備 詞 李

行 發 社 書 者 作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每册二角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李 詞 備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作 者 書 社

印 刷 所 上 海 蒲 石 路
蔚 文 印 刷 局

自序

這本集子包括散文（如果可以說是散文的話。）十五篇，叫做椰陰散憶。是我這次回國養病，息影滬濱，化了數月的時間寫成的。

很早就想寫一部關於南洋的政治經濟一類的書，但因人事業六，一直不能償我的夙願；現在因環境的更變，興趣的轉移，只能寫成這樣的東西，而且寫得這樣貧薄，自己也覺得很不愜意。

幹了十年的南洋華僑教育工作，同時也把自己教育了十年，對於長年如夏的椰子國，尤其是居留最久的檳榔嶼，事實上已經成爲我的第二故鄉，無論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和我有親切之感，難忘之契。現在雖然暫時離開了它，但已是懷抱着流放似的心情，悵悵不能自己。侯方域在四憶堂記裏說：「蓋人心誠有

所鬱則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則必且反覆形諸言辭，發爲歌詠，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卽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這一段話恰好借來說明我這些文字的產生的原因和經過。

當我命筆的時候，是「憶」到便「寫」，「憶」的事端既極其散漫，「寫」的筆調也很不一致，正如所謂「情迫氣結，縱其所至，不循阡陌。」還有許多事情沒有被我「憶」到，卽「憶」到也不能「寫」出來，因爲那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同時也是最縹緲的，又如所謂「卽胸中時一念之，非不歷歷，及欲舉而告之人，固已纏綿沉痛，十且亂其七八矣。」

侯方域又云：「詩三百篇，昔人發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憤，聊以憶焉云爾。」以侯子之才，尙自稱能「憶」不能「憤」，我既不是詩人，而天賦薄弱，又不及侯子遠甚，那麼我的所謂「憶」，已是有些僭妄，更談不到所謂「憤」了！

廿六年八月李詞儲在上海。

目次

序	
摘椰子	一
橡園	七
椰花酒間	一三
珠子拖鞋	一八
番標	二四
咖啡	三〇
冲涼	三五
大伯公誕	四〇

鱷魚	四七
紗籠	五三
蛇廟	五七
湖光之憶	六四
愛國捐	六七
歸	七三
榴槤	八六

摘椰子

有一個時期，我寓居的房屋，是住在一個冷僻的椰子園裏。園地是荒蕪的。籬笆許久不修了，那些被命定似的成行排列着的翠竹和梔子花，都不安分地抬起頭來，雖披的枝葉四散伸展着，有如一隊未經訓練的新兵那麼參差不齊的圍立着。

園子裏種着的自然多數是椰子樹，也有些少熱帶的菓子樹，榴槤、山竺、人心果、紅毛丹、香蕉……，錯錯落落夾植在椰子樹的隙縫間，像小戶人家插居於望門世族的鄉黨裏一樣。屋後一帶的地面上，長滿了高可沒脛的雜草，綿芊芊的葉堆裏抽着金釵似的花莖。你如果打上面經過，那生着芒刺的種子，便會偷偷地黏附在你的褲管；你一個不留心，瓜蔓似地爬行着的含羞草，更會收縮柔嫩的枝葉，讓抵抗侵略的硬刺來割破你的腳踝，叫你再也不敢隨便踐踏它。可是憑那貪圖近功的過

路人，連同放牛的牧童們經年累月的足跡，居然也填出幾條白色巨蟒似的路徑，橫橫直直地展布在草叢裏。

椰子樹老了，許多年前曾爲主人們拼命的生產，掙得巨量的利潤的椰子樹，顯得一株株更老了。相同鳳尾的葉柄，像撐傘般的叢集在直挺挺的樹梢頭，半黃半青的如犯貧血症者的臉相，已不再是綠油油碧氾氾的氣象了。

是菓樹蔓草的分肥呢？還是土質的變瘦呢？

千顆椰子值不到二元叻幣的市價，園主顯然是無利可圖了，那有雇用工人的餘裕！打打算盤，還是乾乾脆脆一年爲期，以相當的代價出賃給贖園人去吧。贖園人也只是打量着椰子樹上纍纍的果實，想從那上面撈回血本，那管鋤草、「燒巴」（掃集枯枝落葉燒灰作肥料。）都沒人料理，橫豎園地也不是自家的。

椰子樹就這麼地垂垂老了！灰褐色的樹幹，瀟着龜甲的皺紋。飛龍日夜在上面梭巡着，有時展開彩色的膜翅，流星一般地從這一株樹幹飛撲到那一株樹幹去；風

聲吹動樹葉，時有驚慌了的外表醜惡的四脚蛇，繚繚絆絆地由樹頭爬到樹杪；白螞蟻在樹根畔築起一堆堆的泥壘，使浮起地面密密叢叢集合着的樹根，構成了一個個箕星形的樹頭，看去像經過一陣狂風使會完全傾圮似的。

苦煞了墾園人，只是天天急切的盼望着，從椰花出簍的時候，一直等到結集在樹梢頭的椰子長得人頭般大，整整過了兩個月的時光，纔能夠摘一次。

這天，好容易兩個月到了，照例墾園人來了。接着又來了幾個粗壯結實的吉寧工人，他們是被雇來摘椰子的，摘椰子要爬到五六丈高的椰樹梢頭去，是一樁險艱的工作，是別種人所不敢幹也不願幹的，因此便成了他們恃以謀生的殊技。

我看他們全是黑條條（不是赤條條）的裸着那皮膚塗油黝光可鑒的身體，只有一條遮羞的布，由恥骨繫過肛門，布的兩端緊緊地拴在束住腰間的繩子上；屁股的頂端，縛在繩子的，還有一塊半月形的小木板；通過木板的扁小的孔倒搭着一把亮閃閃的鐮刀，活像黑老猿長着一根尾巴。他們大家啦哩啦咧地不知在談論些什麼；

有的還悠閑的嚼着檳榔莖葉，地上啐滿了一斑斑紅色的唾液。一會兒纔各自爬樹去了。

只見他們一個個用兩隻手抱着樹幹，兩隻足蹠上套着一個橢圓形的藤圈，向左右張開，用足尖緊貼樹幹的兩旁，便牢牢的站住了。於是他們像猴子一樣地前肢攀升一段，後肢便緊跟上去，不一刻工夫，都已爬上巍巍然的椰子樹巔了。有的左手拉住椰葉甲，右手拔起鐮刀，呼嘯一聲，警告如有站在樹下的人們跑開，接着便有一些先被劈斷的枯乾或不枯乾的鳳尾甲，潑刺潑刺的飄墜下來，接着又如刀起頭落的一顆顆的椰子，隨着地心的吸力，乒乒乓乓……的發出連珠砲似的聲響，若是成串的椰子，便如炸彈落地，一聲轟隆，又各自分散噴射開去。有的人索性手也不拉，只趁勢挪動堅韌得像猴子的臀疣一樣的屁股，騎坐在硬朗的鳳尾甲上，才慢慢地實施他的工作。

我常常暗自替他們擔心，倘使一個不經意，踏空了一腳，或不幸因攀着坐着的

鳳尾甲忽然折斷了，倒栽葱跌了下來，不是要肝腦塗地嗎？這種行當，無異與鬼爭食！然而他們爲着生活的逼迫，不得不樂意的幹，而且個個幹得很熟習很自然。世間在死亡線上掙扎求生的人正多，又何止他們呢！

「摘椰子的工錢是分株計算的。一角洋錢要摘四株，先前卻是摘了一株就有一角錢可賺，差得遠哩！他們幾個人是通力合作的，輪流着把滿園子裏的椰子樹都摘完了，總共工錢多少，纔照數攤分。」有一次賄國人對我這麼說着。

這辦法很好，省得大家因私心而爭奪生意。也不會誰估誰的便宜。他們大夥兒工作着，這一個剛從這一株椰子樹落下來，那一個又從那一株椰子樹爬上去，從不曾見過有一個偷懶的。

賄國人也忙着檢拾拋放在園地上的七零八落的椰子，他雙手拿着一根鶴嘴形的鐵錘，向青綠色或赤褐色的椰子的外皮鑿進去，椰子便嵌在鐵錘的尖端，提起來輕輕一揚，椰子又被丟到最盛着的椰子堆去了。他手不停揮的這麼一顆一顆的搬運

着，園地上就有十幾個墳起的椰子堆。

吉寧工人陸續地從樹上落下來了。有許多住在鄰近的黑色姑娘和櫻色婦人，都爭先恐後的跑到園子裏來拖曳枯乾了的椰葉甲和「椰船」，（一種椰籐形似船。）回去當燒飯的燃料。有個興致好的吉寧工人，替一個黑色女人拾起一些乾椰葉甲，用鎌刀削去兩旁的羽狀葉片，剩下光挺挺的骨幹，繫做一把交給她，還說了幾句似乎俏皮的話來調侃她尋開心，也許她就是他的妻子或愛人吧？

等到吉寧工人都回去了，園門口早已停了一架牛車。野孩子們在龐大而鑲着鐵圈的木輪邊和硬木做的車杠下滾進滾出，做着無意識的遊戲；兩頭牛並排立着，頭上架着車輓，閒適地甩着尾巴，隨意的便溺着。這車兒不用說便是預備裝載椰子到市上的。

自從離開了椰子園，已很難有重訪故居的機緣！如今聽說不僅蹊園人更換了幾個，連園地也已易主了。

橡 園

馬來半島是世界著名的橡皮出產區。

陰翳叢鬱的橡樹園，由平原延展到高岡，由高岡延展到平原，延展着，延展着，一直到遠處的天邊。

無邊無際的橡樹園，不知犧牲了幾許生命，耗費了幾多人力，才從榛榛莽莽瘴毒瀰漫的荒地開闢出來的。

現在無論大園坵，小園坵，老園，新園，人們都可以看到行列列整整齊齊的橡樹，但人們卻沒有注意到牠們是無數汗血和力氣的結晶。

橡樹園的主人的名字，人們倒是記得清清楚楚的：這是××「端安」（馬來人對於英國人和紳士階級的尊稱。）的，那是××「頭家」（華僑對於資本家的通

稱。的，……他們都是一些擁有金錢者的上流人，他們靠着橡樹園的供養而有汽車，有洋房，有嬌妻美妾，有豪華奢靡的生活。

由於慾望的誘惑和窮困的驅策，使成千成萬來自印度的麻打拉斯，和來自中國的廈門汕頭及香港各地的工人，潮水似的湧入橡樹園裏，他們以賤價拍賣的勞動，勉強也能維持刻苦淡泊的生活。

這樣，便造成了馬來亞的繁榮。

在蒙密延表，綠陰如輕的橡林下，畦畹連絡，恣目無窮。時有橫然的溪流，罅離而出；也常有一兩個赤膊跳足的馬來人，在那裏拾枯枝，檢橡子。在這麼靜謐的境地裏，誰也想不出曾經有一般爲生活而苦鬥的人們，朝朝在緊張的工作着。

天尚未亮，那些割橡膠的工人，揉着惺忪的睡眠，爬起床來，沖了早涼，胡亂預備一些乾糧，并帶着割膠刀，亞鉛桶等必要的工具，頭上頂着乾電池製成的小

燈，成羣結隊的趕到橡樹園裏。

工作開始了。大家便散處在各人分內應做的地點，持起割膠刀，躬下腰背，在離地許的橡樹桿端的外皮輕輕地劃着，潔白的乳漿便隨着劃開的一條斜線，滲滲地流下來，通過斜插在劃痕下面的一枝半規形的薄鐵片，注入早就安置在圓鉛線套裏的釉瓷甌。那樟樣兒正像一個男孩被強迫着撒溺在碗裏去做藥用似的，點點滴滴地很不爽利的淌着淌着。

工人們各各要在天明之前，把分內應做的工作趕完，照樣在一株一株的橡樹上割着樹膠，一剎那也莫延遲地，生怕稍一留停，太陽出來了，收不到多量的膠汁，會受到工頭的惡毒的咒罵。有的技術不熟練的工人，偶然不小心，下手太重，割傷了橡樹的內皮，一經察覺，即難免要受到扣薪的處罰，甚至有因此而被「吊刀」的。

（橡園辭退工人叫吊刀）的。

一個人要一口氣割完了幾十株幾百株的橡樹，彎着背脊站了好幾個鐘頭，不用

說腰骨是痠痛得快要折斷了。割好了樹膠，還要回頭來收取膠汁，一甌一甌地倒在亞鉛桶裏。這樣工作才算稍稍告一段落。

但還有機坊和薰房裏的工作，如把收攏來的膠汁，混和着樹膠醋去拌勻，使它慢慢地凝固起來。接着還要印膠模，碾膠片，薰膠片，……

橡樹園裏的工人，真是一天忙到晚的啊！

每年幾十萬噸的橡皮，由馬來亞源源出口，佔世界橡皮產額的首位，形成了經濟的原動力，橡皮價好，馬來亞果然是世外的桃源，人間的樂土。反之，就不堪設想了。

一般橡皮收買商，由橡樹園一磅一磅零零碎碎地收買了來，再經過樹膠廠而整担整噸的流入歐美各大橡皮經紀公司去。每日在新嘉坡檳榔嶼接到的由倫敦紐約發出的電報，報告橡皮價格的漲落，就在這報告聲中，滲雜着許多人的歡笑和啼哭在

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最後階段的今日，世界經濟恐慌，是必然的結果，購買力衰退，生產因而壟刺，橡皮價格的低跌，橡樹園的運命的悲劇便來臨了！

同時因私有制度自由競爭高於一切，佔有慾和支配慾的作祟，橡樹園的主人，幾經變遷，幾經乘除，便由擁有少量金錢者的手裏，輾轉流入擁有巨量金錢者的掌中，再由擁有巨量金錢者的掌中輾轉流入擁有更巨量金錢者的手裏。這樣，「唐人」一園，土人橡樹園，便一天減少一天，而「紅毛園」（西人經營的大橡樹園），日本園，便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

11
在現狀的情形之下，能夠有辦法維持的，自然是那些有嚴密的組織和雄厚的資本的「紅毛園」和「日本園」。「唐人」一園，和土人園坵，多數只能勉強支撐，朝不保暮；有的甚至不能開割，即開割也只是和工人四六攤分，不但沒有紅利，而且還要虧蝕哩。有許多園主，名義上雖然擁有橡樹園，其實却早已典押給債權人的身上

了。

但最倒霉的還是割橡膠的工人，失業的痛苦，饑餓的威脅，真不知要怎樣才能苦撐着生活下去呢！

許多以人力來補救橡樹園的悲慘命運的方法，都儘可能的被搬出來應用，史蒂芬孫的限制生產計劃，雖是徒勞無功，而目前國際橡膠的限制條例的施行，仍然是師承它的故智，不過限制範圍更擴大罷了。

然而，好夢難以重圓，盛時不可再得，縱使橡皮業的危機，能夠得到暫時的好轉，充其量也不外等於「迴光返照」而已！

這是橡樹園的命運！

這是馬來羣的命運！

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命運！

廿六年四月。

椰花酒間

經過黑水村的一條小河，日夜游潏的流著。平時狹窄的河面，一到雨季，河水吞沒了兩旁的乾河塢，便逐漸寬廣起來。一向汙濁得像溝水一般的河水，也變成白晃晃地潔淨了許多，雖然仍有一些枯枝葉條混流著。

每日的早晨，都是陰曇的天氣。晌午，太陽板起了一會兒臉孔，便熱得怪悶人的。午後，黑壓壓的雲陣，像撒網似地籠罩着整個升旗山，頃刻間，風吹着唿哨，招來了一陣狂雨。這狂雨來得很急驟，去得也很急驟；但有時却一直連綿到黃昏，沒有間斷。

由山上傾瀉下來的滾水隨着彎彎曲曲的河身，不住的滾滾跳動，衝過橋樑，決壩而下，匆匆的澎湃着，瀟聲如虎嘯狼鳴，發出驚人的巨響。過橋十數武，小河轉

了一個大灣，漲成一個深潭，水流到此，不斷的扭着漩渦。兩岸修竹成林，氾氾地覆蓋在河面。這里白天是馬來婦女的浣衣和放羊人沐浴的處所，夜間便是貓頭鷹和青竹絲、響尾蛇出沒的地方了。

附近是馬來人和吉寧人雜居的村落，錯錯落落的亞答屋，（一種馬來式的屋子，用亞答葉覆蓋屋頂，與茅屋類似。）掩映於竹樹椰林之間。因此蒙河左邊有一座小規模的回教堂，右邊也有一間小型的吉寧廟。尤其是屹立橋畔的一幢黑色建築物，像一隻巨熊蹲着的，更爲這村落生色不少。

這建築物就是椰花酒間，正同華人聚居之處，皇家便開設鴉片公賣局一樣，它是皇家特爲這村落裏的吉寧工人而開設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卻修飾得頗深淨精緻，四面的板壁和屋頂的亞鉛板，全都髹着黑漆，賊亮賊亮的發光。房子的正中圍着一排欄杆，隔成內外兩截。裏面擺着幾口裝椰花酒的大瓷缸，和一隻長方形的大檯檯，檯檯上便是放着一些玻璃杯和漏酒器。欄杆外的一截比較闊大。靠近大門的

兩側和左右兩面板壁，一共開着四個很大的窗；靠窗各安置着一隻長板凳，是預備給來喝酒的工人們坐臥用的。

管理這椰花酒間的也是一個吉寧人，那是有着一張濃眉大眼，高鼻闊腮的黑臉，嘴唇上留着一撮仁丹鬚的吉寧人。他雖喫的是皇家飯，但這買賣根本就是爲他的同籍人而做的，他對於任何一個爲謀一醉而來的同籍人，老是在他的那張黑臉上報以同一表情的狡猾的微笑。他的生活可說是托根在那些醉漢們的身上，而那些醉漢們的生命，卻是緊緊地被抓在他那隻提着沾酒器，向酒缸裏打酒的毛茸茸的黑手裏而不自知。甚至他們還以爲得到買醉的方便，是出於皇家的恩典哩！

晚上，椰花酒間的電燈亮了，那準是下午七點鐘的時候，因爲照規定是在此刻開市，到八點鐘纔關門的。那怕是狂風驟雨之夜，也是照常營業，一點也不更改時間。那些從園坵裏歇工出來的吉寧工人，除非手頭沒錢，而又借貸無門，誰也不肯錯過一夜或遲到一次的。

這里，在這一一定的時間裏，便成爲全村最熱鬧的場所。遠遠望去，白熱的電燈光，由椰花酒間的窗戶裏透射出來，倒映在小河的水面，閃着點點滴滴的金光。椰花酒間的門外，通到馬路是一片廣場，紙煙擦和牛肉麪攤，分佔在廣場的角落裏。人們拉拉扯扯嚷嚷鬧鬧的，全是渾身帶着油腥臭和酒臭的醉漢。他們有的互相撒野地詈罵着，有的扭做一團互相廝打着，也有手舞足蹈地哼唱起來的，也有大聲嗚叫像瘋狂的野獸的，也有軟癱着身體死蛇般躺在草場上的，……無疑地，他們都是喝過多量的乳酪般的椰花酒，醉薰薰地，忘掉了整日間過度操作的疲勞，忘掉了一輩子陷入奴隸的命運，忘掉了現實世間一切的仇恨和痛苦！

爲要憑藉椰花酒的刺激來麻醉自己，他們不惜以一日的收入，盡數去換來一夕的陶醉，這是他們唯一的行樂方法。而更大的緣由，卻是企圖着夜來能夠睡個甜蜜，好舒散一下痠痛的筋骨，積蓄一點精力，預備明天一早再去賤價的出賣。

於是，鏽的一聲，一枚枚的銀角子和銅元，便毫無吝嗇地，由各人的手心裏，

扔到櫃檯上去了。

白熱的電燈光，照透了仁丹鬍的笑臉，也照透了各個棕黑的醜顏，照透了仰着脖子把杯中物滑啦啦倒灌進去的嘴吧，也照透了大瓷缸裏慢慢低蝕了的乳白的酒漿。

時間一到，電燈熄了，人們散了。黑色建築物依然巨熊似的蹲伏在幽暗的天幕下，那敞開了一點鐘的大門，像一張饑吻，膏了人們的血汗，早已滿足似的閉攏了來，讓鐵鎖緊緊地封着。四圍寂靜得如嶺嶺的深谷一般。

這時，如果在隱蔽椰林叢中的亞答屋裏，驀然傳出一陣尖銳的慘叫聲，那便是醉漢們把自己身受的委屈，無可奈何地發洩在他老婆的身上了。

夜深了，風拂過椰梢，捲過屋角，播送着令人心悸的樂歌。黑水村的河水，無休止的咆哮着，衝着橋樑，衝着澗石，蜿蜒地流向遠方去。

珠子拖鞋

「喂，阿金的媽！米箱裏的米不是完了嗎？晚餐裏的是那裏來的米？」

「是搖鑼鼓的文龍叔先支來兩角錢買的。不是阿金的手藝好，他還是不肯呢！」

「文龍這傢伙，挺會打算盤，兩角洋錢，縛住了一條性命！」

「可不是，一雙珠子鞋面，頂快也要化兩天工夫才能夠繡好，祇給半角工錢。

阿金這女孩子真可憐！成天到晚價盤着雙腳坐在地板上，手不停針的繡着。本想給她自己積下一筆錢，買件新衣和新紗籠穿穿，照這情形看，一輩子也是買不成，兩角洋錢，不是又要費掉整禮拜的時光嗎？」

「這活計可真做不得；文龍這傢伙，喫得胖胖的，看他這裏也放印子錢，那裏

也放印子錢，那手頭沒一千也有八百，他不向你們盤剝，那裏掙來這麼多銀錢？」

「女兒家除了做手工就沒什麼可做，怪咱家裏窮，沒錢給她上學堂，唸過書，只好做這苦活計。」

「噫，現在什麼都是用機器做的，做得又快又好，誰還要這手工做的呢？」

「文龍叔也是這麼說，他每次都要扣減阿金的工錢。」

晚餐時候，和我們同屋而居的一對老夫婦這麼的談論着。因為他們的餐桌跟我們的餐桌相距不過幾步遠，恰巧又是同時進膳，所以這些話全被我聽得清清楚楚。

我偷偷地覷過去，他倆正面對面的喫着。平日面壁打橫坐着的是阿金，此刻卻不見她的影兒，我便意識着她是躲在樓房裏，埋頭趕着做活了。

老頭兒恰和我打過照面，我看他那滿生皺紋而凹陷進去的腮巴子，一張一弛的搖動得利害，煞費勁兒的咀嚼着，雖然桌上照常只擺着一碟辣椒鹹菜，做他們唯一佐飯的佳肴，可是我覺得他咀嚼的不是牠而是辛酸苦辣的世味。即從他那雙黃濁色

的有點炯炯發亮的眼珠，也可以看出他對於一切門檻夠精的模樣。在年少日，老頭兒挑得起扁擔，握得起筆桿，做過小本生意，做過走方郎中，正是「三教九流，」那一件不懂得？然而憑他的精明幹練，在番地一生奔走到老，既發不了大財，連最起碼的混飯吃都不容易。老頭兒自己說是時運不濟，莫可如何！現在只好蟄伏家居，替人家翻翻通書，擇日合婚；也配製一些祖傳秘方丸散，讓鄰近人家緊急時候取用的方便；起初也還換得一點酬報，勉強度日，但漸漸的因人家識破他口頭只說收回成本，暗中卻加倍索價，而最大原因還是藥力無效，故多不肯賞光，再上他的當，於是生計一天艱難一天。倘若不是女兒阿金做針黹來彌補，今晚的飯準是吃不成的！

老頭兒心下明白，通書、丸散、以至女兒的針線，都是很難維繫一家三口的生命。現在他滿肚皮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女兒的身上。滿擬贖人一個乘龍快婿，有錢來養家，自己不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嗎？

也是這麼一個傍晚的時候，我已吃過晚飯，在庭中散步納涼。他們的晚餐卻不知怎麼遲遲未吃。阿金正坐在天井中的矮板檯上，一架尺把高的高腳的綉機，擺在她的跟前。她彎着腰背，右手握着針線，左手按着綉住綉機的方木框的一塊白布上，一針一針的穿着攤散在白布上面的珠子，那是一種跟黃小米一般大小，玻璃質透明，中間有着細孔的東西；每顆各有一樣顏色，葡萄紫、猩紅、鴨綠、橙黃、靛青……全都有；看去是渾圓的，細細辨認卻是六角柱形的。她每穿好幾顆珠子，便循着預早描畫在白布上的鞋面花紋，一針刺下去，又一針的挑上來，手兒不斷的在綉布機的上端和底下來的把針線一起一落的拉着。那穿在線上的珠子，便慢慢地變成了一朵花，她的心上定然也會開出一朵花。這時她早已綉完了一隻鞋面，另一隻鞋面也已經綉好了一大半，她要在天黑之前趕完她的工作，趁着朝天井漏下來的昏黃的天光，一針一針的繡着。

「阿金！阿金！快躲到樓上去喇！……」

她聽清楚是她的媽媽的喊聲，抬頭一看，離她十幾步遠，有兩個四五十歲的陌生婦人，由客廳踱進來，四隻眼睛一齊盯着她，指手劃腳的竊竊私議着。她知道是做媒的人來了，趕快放下針線，待要躲開，不料兩腳已經發麻，一時無法走動。我看她羞窘得發紅的臉，真不知要掉到何處去好。雖然終究給她走脫了，但是從此以後，她再也不敢在樓下繡鞋了。

「乖順倒還乖順，可惜她不識字！」

「窮得寅喫卯糧，又有兩口老棺材，誰敢承受這門親事！」

「年紀已不算輕了，還不肯把女兒隨便嫁出去，難道要讓她做一輩子老姑娘不成！」

「有好人家要娶她就行了，還要談什麼進贅的條件！」

這是人們對於她的婚事的各種評語。

於是，一天復一天，一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她只有在一雙雙珠子拖鞋的鞋

面，繡盡了無邊的心事，繡盡了永恆的哀怨，繡盡了整個的青春！

我想起她老是穿着那一件半舊不新的鑲着白色花邊的綠對襟短衣，配着一條褪色的紅底藍花的紗籠，那一雙由黑溜溜發光而變成滯澀近視的眼睛，那日就消滅的梨渦，不由得不使我對於眼前這兩個老夫婦，無理地起了一種憎惡之感！

當我喫罷了晚餐，照例地在庭中散步時，我不禁哼起「蓬門未識綺羅香，欲託良媒亦自傷！……」的那首詩來了。

廿六年三月。

番 粿

「粿，……粿，……」

當古魯沙美那個有着一身煤炭般黑的皮膚的吉寧人，挑着粿擔跑過門前，用他生意經上必須學到的這一句「唐人」話，沙啞着嗓子高叫時，我是斜躺在估據廳事邊靠窗的一張藤躺椅上，正在午夢方酣，忽被驚醒了起來。但我一點也沒有怨恚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很歡迎他。午睡已成為我的習慣，每次總以不超過十五分鐘為度；由早上七句鐘便要跑到X中學法吃粉筆灰，直到午後一時半才得回寓的長時間工作，因疲乏過度，便昏沉沉的睡去，而就誤了下午固定的工作，也是有的，這便是使我對於這熟習的叫賣聲起了親切之感，初并非全為着口腹的貪饜。我揉揉睡眼，一骨碌爬了起來，便向叫聲的方向尋去，口裏不住的嚷道；

「糕！糕！……」

古魯沙美對於我的喊聲正如同我對於他的喊聲一樣的熟習，連忙掉轉了頭，擺動着挑糕擔的肩膀，幾乎跳躍一般的蹶過來。我等他跑近了便向他招手，他尾隨着我跨進門檻裏，把糕擔擱下，揭去藍蓋，雙手捧着一層一層的糕盒，攤列在廳事中的花磚地面上。糕盒裏滿盛着五光十色的番糕，名目繁多，記也記不清，但古魯沙美卻會用馬來語一五一十的數說着：

「糕哥芝、糕披珊、糕明卡、糕珠座、糕明卡加幽，……」

我記性壞，他講了十件，我記不得兩三件，好在我每次喫番糕都是和綺同吃，我如有不懂，她可以替我複述一遍。只有幾樣東西是我本來曉得的，如雞蛋糕、玉糰子、春捲、炸豆腐乾，因為都不是道地的番糕，在「唐山」也是有的。

我和綺都蹲在糕擔前，面對着糕盒裏的甜的，鹹的、酸的、辣的、油炸的、籠蒸的、火焙的、冰浸的各式各樣的番糕，要喫什麼便拏什麼喫，一點拘束都沒有、

是的，吃番粿就是要這麼隨隨便便，才夠味兒，要是正經的端坐在飯桌前吃那才乏味呢！

大概是我的「唐山」習氣太重吧，最使我愛喫的是椰油炸的豆腐乾和春捲，我覺得它的味道又脆又香，再蘸着辣椒蒜茸醋吃，益發可口。但綺卻喜歡吃椰蓉和糖做餡子的粉粿或椰子漿和糯米漿混合製成的涼糕。她能夠指出它的種種優點。她邊吃邊對着我說：

「番粿是『娘惹』（指華僑土生女子）們手製的，所以一名叫做『娘惹粿』。『娘惹』都有潔癖，她們製的粿是特別乾淨和精細，不像『唐山』粿又髒又粗。有一回，我買了一塊『碗糕粿』（唐山標的一種）喫，抓開一看，裏面却有一隻死壁虎，幸虧沒有喫下去，我至今提起來還有點惡心理！」

「碗糕粿拖着死壁虎，這不過是偶然的事。」我心裏說着，但一想到中國糕餅舖糖餡子混和着死蒼蠅的骯髒情形，我沒法和她分辯了。

我默默地喫着，細細地玩味，喫了鹹的，又喫甜的，最後還要古魯沙美給我來一碗「叻沙」。

「沙哪？勸哇？」古魯沙美從最底層的糕盒裏取出一副碗筷，笑吟吟地望着我。雖然我不大懂得馬來語，可是對於這兩個最起碼的數目字——「二」——「二」，我是早就曉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問我粉條要一團呢還是兩團，隨即答道：

「沙哪。」

古魯沙美用靈活的手勢在糕盒裏取出一團粉條放進白瓷碗，又抓起一小把薄荷葉和切成細片的洋葱酸瓜攪下，然後掀起掛在扁擔頭的搪瓷疊盒的蓋，用勺子攪動疊盒裏的深黃色濃液，因為疊盒底裝有一個白鐵火鐘，鐘裏的炭火吐出微微的燄光，使疊盒裏的東西保持相當的溫度，凝結在湯液上面的一層薄膜被攪開了，便有一股辣腥腥的香味，跟着熱騰騰的蒸氣噴出。他舀了兩勺稠稠的湯淋在碗裏，雙手遞給我，我接過來用筷子拌勻碗裏的東西，先嚥了一口湯，舌頭感受一種辛香酸辣

的滋味，委實有說不出的美。

「喂，你這是用什麼鮮魚煮的『叻沙』湯？」我向古魯沙美問着，叫綺替我翻譯給他聽。

可是古魯沙美只是搖着頭不知道。難怪！東西是「娘惹」做的，番標担也是一娘惹」的所有物，他不過是跟其他挑番標擔的吉寧人一樣，做了人家的雇傭，每天從早到晚奔走着，掙得極微渺的工錢而已。

我喫完了「叻沙」，綺也同樣地喫了一碗，便適可而止。在沙漠似的南島討生活，吃這帶有異國情調和地方色彩的點心，已算是我們日常僅有的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自然也只得「食無求飽」了。

番標的價格，不折不扣，一件兩分，從橡膠一擔二百餘元時起到現在一擔二三十元時止，都是兩分，吃了十件，恰好整盤化掉兩角洋錢，我深怪「娘惹」們的謹守深閨，不見世面——當我會鈔時，古魯沙美掐指細算着，又檢點了一番番標的數

目。他得算，要是給人家多吃短付了，他不能不填補，——他那有錢填補呢？結果他終於點點頭把洋錢收下了。

我目送着他挑着擔子的傴僂的背影在門前消逝了，但遠遠還聽得那一句親切的叫聲：

「標，……標，……」

廿六年二月。

咖啡

好像是誰說過：電影、跳舞、咖啡、是現代都市生活的靈魂。

喜歡鑒賞好萊塢女明星們的粉腮酥胸的，戲院去吧！喜歡軟玉溫香抱滿懷的，舞場去吧！我呢？却歡喜咖啡，如同影迷的渴慕明星，舞客的熱戀舞女一樣。

你說電影好，跳舞好，當然有你的理由，我說咖啡更好，也是更有我的理由。在水泥鋼骨的高大建築物下，你一點也不覺得厭煩，以聲音顏色來裝飾你的官能，以肉感觸覺來潤澤你的身體，你是聰明人，永遠在偵尋你新鮮的刺激，我真佩服你鏗而不舍的精神！我自己呢？生活像被籠錘在一個狹隘的模型裏，無論是悶熱的白晝，或是陰鬱的昏夜，都是給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但我需要吶喊，需要掙扎，需要一服興奮劑，那怕是一杯鴉毒的酒，一顆猛烈的炸彈。當搖筆桿兒既不耐煩，看書

也不起勁的時候，我將怎樣打發我倦乏了的腦細胞和麻木了的神經纖維呢？於是我不能不想起我的唯一稱心適意的良伴——咖啡來了。

我記起，我托足在炎島的一個鬧雜的城市，我常把自己幽閉在斗室裏，慷慨地支付了許多無聊的日子；天地雖寬，好像沒有我的份兒，而我的天地，就寄寓於一杯咖啡之中。我默坐在一把舊圈椅裏，擎著一只精巧玲瓏的白瓷盃，盃兒裏泛浮着閃灼的光彩，盃兒上升騰着袅娜的烟圈，都會叫我發怔了好一會兒；我還未把咖啡呷進口裏，心頭早已聞着溫馨的香味，那是調和着一顆殷勤的芳心，一雙殷勤的素手的香味；我把唇兒吻着盃兒的邊緣，細細的吮吸着，覺得它比蜜漿更甘甜，比乳酪更豐美，有着一種和諧而優美的韻律，充盈在齒頰間、喉嚨裏、心版上。而一個更柔和的語音：「涼了呵，不調一點溫的麼？」至今猶固執地縈迴在我的腦際。在人生的旅途上，處處所碰到的是冷酷無情，能給我以溫暖的，就祇有這麼的一盃咖啡，叫我怎樣忘記它呢！

離我寓所不遠的一爿咖啡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爿店很小，陳設也很簡陋，但却是一個鬧熱而有趣的場所。店老板是瓊州人，說得好一口馬來話。每日從天亮開店到半夜閉門，店裏的顧客似乎沒有一刻間斷過。我去的時間常在午後，正是一座上客常滿的時候，有時竟找不到座位。但這并不能算是生意興隆的現象，因為顧客最多的是馬來人，他們原不一定爲着充實肚子而來，倒是到這裏來找尋瞎聊天的對象的居多；泡上一壺咖啡，坐兩三個鐘頭的，已算是好主顧。有人嘴裏叼着紙烟，偏着頭呆呆地不知想些什麼，也許只是呆呆的什麼也不想；有人慢條斯理地把荖葉抹着石灰，捲着一口一口的檳榔，放進嘴裏徐徐地咀嚼着；大家都有一副古怪的肖像，在那肖像上面刻劃着的，是閑散的神色，是永久的沉默。偶然有幾把鶴嘴鋤倚在門前，闖進一羣修路的吉寧人，撲着滿身的塵粉，嘩啦嘩啦地噪聒一陣，也不過如向一泓死水投擲一塊瓦片，微微地泛起幾條波圈，過後便寧靜了。

當咖啡店裏進的角落裏，掛起一幅花花綠綠的帷幕，遮住外間的視線時，那便

是報道人們一年一度的禁食節到了的標識。虔誠的回教徒，在禁食節期間，依照教規白晝不得進食，甚至連口涎也不敢吞進肚裏。咖啡店裏的生意足足有一個月是清淡的。然而這種泯滅人性的教條，能夠叫人們絕對遵守的嗎？何況是好喫懶做的馬來人！看他們中間有些各自背着人蹣手蹣腳地從咖啡店的後門跑進來，隱藏在帷幕後，偷偷喫喝的神情，使我們覺得世間一切不合理強制的禁律，往往是徒勞心機的！

現在我應當說說我爲什麼常到這咖啡店來叩日標了：那是爲的在這裏永遠看不到那些高等華人的難看的嘴臉，和一般洋氣十足奴氣也十足的人的氣派；也沒有娼妓變相的女招待，省却爭風吃醋纏夾不清的麻煩。滿室閃爍着和平、靜謐、古樸、沖淡的氣氛，就讓這氣氛，隨着咖啡的流汁，滲進我的雖放下了工作而仍未能平靜下來的心境吧！在這裏聽那些在都市聽不到的發生在「甘榜」（馬來人的村落）裏的新聞，如讀了一部情文并茂的傳奇，離奇曲折，親切而有味，可以填補幻想的空

白，可以拭去苦惱的記憶。而且，它又是天天在更換新的節目，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結構，那才是令人百讀不厭的呢！

但是，在富麗堂皇的高等旅店裏，在肉感、粉香、汗臭、炭氣充塞着的遊藝場中，在煙榻橫陳，吞雲吐霧，紅中白板，雀戰通宵的俱樂部裏，在海邊舞場的露天座位上，在劇院積滿塵土的包廂板凳上，在平紅電炬的黯光下，在梵噠鈴，披亞娜的響聲中，我知道，咖啡是曾經被委屈的利用爲逢迎交驛的工具的。

然而，我的咖啡的回味，卻永遠是聖潔，光輝、甜蜜而美麗的。

廿六年六月。

冲 涼

初到南洋的「新客」，劈頭第一樁大事，我想沒有比冲涼更爲緊要的了。

記得我做「新客」的時候，在新加坡登陸的第一天，到二位親戚的家裏去，剛入門不久，行李還未安頓清楚，那位親戚便催促着我說：

「快點去冲涼吧！躲在船艙裏七八天也夠悶熱了。」

他手裏掙着一條浴巾和一盒香皂，等我脫了鞋襪，換了木屐，便領我到了一間浴室。那浴室很小，是在屋後的高牆下依牆架着三面板壁，屋頂是鋅板蓋的，板壁的一面開着一扇小門，沒有窗，初進去是黑沉沉的。停了一會，方纔看見附在牆腳邊有個水門汀造的像花壇模樣的小蓄水池，一根白來水管由板壁外通進來，恰對水池上面的龍頭正流下一絲絲像蒼溜般的水滴，池裏的水卻已經滿滿的，大概那龍

頭是早就預先開著的。地面也是水門汀鋪的，光滑得跑路一不當心就要跌倒。他指着一只擱在水池邊沿的小吊桶，說是打水的東西，把帶來的浴巾香皂遞給我，叫我要出力磨擦，使得皮膚通紅，并叫我把脫下的衣服和浴巾一起掛在門扇後面的鐵釘上，臨走時又叮囑說：

「記住！你得先把兩隻手心各一點水蘸着額心和胸前處拍拍幾下，才舉吊桶舀水從頭上沖下來，這樣你就不會受涼了！」

我只得唯唯應諾，當然也照着他吩咐的話做去，因為他是一「老客」說的準沒有錯兒。當我打起第一桶水朝頭頂淋下來的時候，我的脫得精光的身體上驟然覺得一陣冰冷，但當水流到腳跟時已是微溫的了。我塗抹了香皂，先磨擦兩隻臂膊，再細細磨擦全身，擦得皮膚紅潤潤的，每一根毛孔都冒着氣，然後一連撲通撲通地舀起十幾桶水，把遍體的油垢和香皂沫沖洗得乾乾淨淨。這時用浴巾揩乾了頭髮和皮膚，穿上衣服，大有飄飄欲仙之概，異常舒適！

這是我第一次領略着沖涼的滋味。

之後，我住在這位親戚的家裏，過了兩星期的日子，每天晚上就寢前和清晨起身後，他都要催促我去沖涼，而且每回都帶着強迫的口吻說：

「南洋是熱地，不沖涼就要生熱病！你要曉得水就是藥，你得多沖幾桶！懂嗎？」

我起初實在覺得膩煩，我并不感覺得熱，身上又不骯髒，爲甚每天要刻板似地沖了兩次涼？尤其是在大清早的時光，潮濕的空氣是黏得得的，晨風颳來，溫煦中夾着一絲冷氣，裸露着身體，皮膚上已被吹得酥麻麻的感覺，更兼未經陽光曝曬的由龍頭裏射出來的水又特別的涼，當第一桶水在頭頂淋下來的時候，不打着冷戰磕着牙齒才怪！但一入港隨灣，入鄉隨俗，人家是好意，你能不聽從嗎？因此過了幾天就漸漸地熟習了。直到我自己成爲「老客」，這沖涼的習慣才改爲每天一次，或竟兩三天四五天一次，時間也由早晚改爲中午或午後。總之以不背身體清潔與涼

快的原則爲度。

冲涼在南洋是適應長年如夏的自然環境的必要工作，對於市民的健康上是有很大約價值的。它的好處是經濟而又衛生。家家戶戶都有浴室的設備，只要各人自備一條浴巾，便可大冲其涼，何等省便！在上海——中國內地更不用說了——尤其是在冬天，除了一般官僚買辦闊老大亨們的公館裏才有水汀浴室冷熱水管的衛生設備外，普通市民是難得有沐浴的機會的。雖然到處有按摩浴室或公共湯池，但那些公用的澡盆或湯池裏，簡直是性病和皮膚病的介紹所，洗一次澡起碼又要化掉幾毛錢，最討厭的是當擦背人替你擦背捏腳時，像屠夫宰割牲口似的，異常不稱意。這種洗澡法實在使人不敢領教！

女子在上海更是沒有洗澡的地方，（富家太太小姐們除外）撇開傳染病的危險不講，單爲女子設備的浴室已是寥寥無幾。在青海寧夏一帶的女子甚至有一生只洗過三次澡的，第一次是初出娘胎呱呱墜地的時候由母親替她洗過，第二次的人浴是在

出嫁的前夕，一直到她死時人才在她遺骸洗過最後一次浴，這件事如果講給南洋的娘兒們聽，她們也許會疑心你是在扯謊。

我國人素以不潔著名，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沐浴不勤，而大衆衛生設備的缺點實不能辭其咎！所以一到冬天、人們遍體的皮膚起了鱗片，一抓一條痕，死細胞混合着灰土便紛紛的落下來，這情景是非常的普遍。在南洋的人們是絕對不會有的。

我咒詛著南洋的氣候！我却讚美著南洋的冲涼。

廿六年二月。

大伯公誕

土穀祠在南洋叫做大伯公廟、土地老爺自然也是叫做大伯公的。

大伯公的塑像或畫像，跟土地老爺並沒有什麼不同，大都有一副鷄皮鶴髮滿腮白鬚的臉相，方巾、袈服、皂靴、拐杖，儼然具有「藹藹如也」的丰度。不過土地老爺的身邊有一個鳳冠霞帔紅襖弓鞋的土地婆婆并肩坐着，在南洋所見的大伯公卻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並沒有大伯婆跟他同諧白首。

南洋華僑對於大伯公的供奉是非常的普遍，無論通都大邑，或窮陬僻壤，凡是他們足跡所到的地方，便都有大伯公的廟宇。在檳榔嶼甚至有一條街名叫做大伯公街的，那就是因為那條街的當中有一間大伯公廟的緣故。他們對於大伯公的信仰，有如基督教徒的篤信耶穌一般。他們以為大伯公能予人以禍福，每逢朔望之日，丁

男子婦，白叟紅童，都爭先恐後地到廟裏去燒香祈禱。他們有事要問它處決，他們有病要請它診治，婚姻的問題，生意的盈虧，沒有一件不求它判斷吉凶，於是一種呆坐在龕裏的木偶——大伯公，居然像煞靈威顯應，成爲萬家生佛了。

每年農曆元月十五日是大伯公的誕辰，到了這天，僑民們例須舉行慶祝。記不清是那一年了，總之是七八年前吧！那正是橡膠和「錫米」價格高漲的時候，他們在大伯公誕辰的個把月前，便興高采烈地籌備着遊行慶祝的事宜，遴選「爐主」，主持一切禮節，首先擇個吉日，恭請靈龕裏的大伯公出來，把那經年給香煙薰得灰暗模糊的偶像，塗上一層黃金的粉屑，頓覺文采斑斕，金光耀眼，這纔恭恭敬敬地請回到龕裏去。直等到遊行的那天，才又恭恭敬敬地把它供上特造的金碧輝煌的寶座，置於一輛珠環翠繞花氣氤氳的聖車上，然後由一般虔誠的男女們，拉拉扯扯地擠在聖車前去爭馱着左右兩根繫在車軸上的長繩，他們要從那兩根繩子抓出幸運來，誰也不肯放鬆地緊緊的抓着，隨着隊伍一程一程的行道。

各個參加遊行的隊伍，是以每條街道或每個社團為單位的。他們事前便請糊紙匠和電燈公司的職員來共同設計，紮花車，裝彩棚，配置幾百盞夜明珠般的電炬，佈景無非是一些宮殿苑囿巖石山林之類，那是要看故事的內容而配合的。故事中心物的扮飾者是要物色一些具有姿色而略諳風情的良家閨中的少女，自然也有不惜以重價去聘到騷媚的表演，譬如敢於裸露肉體間足以飽屢色情的觀賞者的部分。他們各單位之間，彼此互相鉤心鬥角，爭妍鬥艷，以博得羣衆的喝采，這是所謂「台閣」的比賽。

還有各隊伍的顯明標識，不是在於帶隊的燈籠和橫彩的榜書，而是縫刺於作為旗幅的從蘭開夏工廠裏來的各色織花綢緞上那些××街××社的字樣。每個旗幅除了些少是兩三丈高一兩丈闊的長方形外，多數是尖端拖得三四丈遠的三十度的三角形；旂桿兒是取碗口樣粗的長竹篙特製的；旂般特殊的大纛，在每隊裏或有兩三桿，或有四五桿不等。執行這些大纛表演的權利，常由一般受過當地殖民政府的英

文教育的峇峇（讀如 Baba，即土生子。）包辦着。他們各隊各有各的整齊的服裝，用各種不同的顏色，以資判別；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每個人的腰間都緊緊地束着一條又厚又軟的白毛巾，各人的一雙腳板都是只穿襪子不穿鞋子的在馬路上彳亍着。他們這等打扮確有其妙用之處。舉大旗的那人，先擺個騎馬的姿勢，把旗桿兒的下端支柱在緊束腰間的白毛巾上，恰對腰肚下的丹田部分，另有一個在旗桿兒的末梢一段一段地推送着，那人雙手趁勢一扶，一根笨重的大旗便高豎起來了。原先偃息下來擱在肩上螺旋般裏捲着的旗幅，這會却給風力鼓得飽滿地像風帆似的展佈在空中，旗桿兒一捩一撓地哆嗦着，差一點沒有梢下來。可是你別擔心！在萬目睽睽的欣賞中，尤其是在「娘惹」們密集的場合，才是他們施展絕技的機會。那兩隻恐防滑倒故不穿鞋子的腳板，配合那向後微仰着的上身，活像一隻靠背搖椅似地搖擺着，那旗桿兒的重心便隨着這靈活的動作而穩定了。於是他更費盡九牛二虎的氣力，雙手把那旗桿兒轟地拔了起來頂在頭額上，這會才是真工夫呀！兩

隻胳膊作與不扶了，只擺在左右虛擺姿勢，脖子上的青筋一條條的暴脹起來，眼珠子儘向上翻騰着，蒼色的額角跟蒸沸了的芋頭一樣，淌墜着幾十串的汗珠，貼身的綢襪衣也早已漬得濕漉漉的。當人們正在替他提心吊膽的時候，他又大顯身手地把那旗桿兒的支點霍地一聲從頭額間移植到下顎的一排牙齒上了。這會那旗桿兒着實地動也不一動在牙齦上生起根了，不由你不喝采叫好！間也有幾個趁熱鬧的紅頭髮藍眼睛的洋紳士，由人叢裏闖出來，把這當做奇蹟似地攝入手提柯達機的鏡頭去了。這才使他心滿意足地把大旗卸下來，依然安放在緊束腰間的白毛巾上，氣喘咻咻地向前跑着。

關於舉大旗的表演節目，以上說幾種爲最特色。此外也還有人能夠用李天王托塔的姿勢，把大旗放在右手的掌心上高高地托起來的；或只能頂在兩個肩膀上的；因爲是各人輪流表演着，誰有本領，誰都要儘量的施展出來。

伴湊着這舉大旗的表演的，是每個隊伍中只有鑼、鼓、鏡鼓幾件樂器組成的簡

單音樂隊，老是敲打出「七冬噠！七冬七冬噠！」的單調樂音，算也相當地盡了吶喊助威的作用。

缺憾的，是在廿世紀的現代都市，演出這含有原始意味的娛樂方式，那一根根高聳着的大旂，碰着密布空中的電線網來跟它鬧彘扭，不消說是不能通行無阻的，因此那氣勢昂藏的旂桿兒也就不得不向電線網低頭了。他們在大伯公巡行的一路上，是非常喫力地把一根根的大旂才擎上來，跑不上幾步又要偃下去了。

這樣的遊行，一連廢續了三天，恰又值人們所謂「一刻千金」的元宵令節，家家戶戶，燈月交輝，而塞滿了行人和車輛的路上，鬢影釵光，零亂相錯，金迷紙醉，全市若狂！不知招致了多少遠近的遊客？又不知糜費了幾許血汗的金錢？

最近的幾年，南洋受了不景氣的威脅，華僑的經濟危機日就嚴重，生活上漸漸地感覺不安，大伯公的誕辰依舊一年一度的隨着星移斗換而來臨，而僑民的慶祝盛況已逐漸的一年不如一年了。雖然年年都仍有照例的大伯公出遊的舉行，但規模已

是縮小了，「台閣」的比賽也已停止多年了。僅僅是那些舉大旗的人們，擊着幾根往日存留着的破舊的大旗，隨着單調的鑼鼓，在寂寞的街頭來重演他們的故技而已。

這並不是他們慶祝熱忱的衰減，而是經濟條件的不許可，大伯公的神力，又不能挽回他們已逝的黃金時代的命運，叫他們那有心情去追尋往昔的歡樂呢！

廿六年二月。

鱷 魚

我對於鱷魚，壓根兒就不會發生過好感，總以為牠是一種凶惡的動物。

兒時在故鄉，常常聽到來自南洋各地的「番客」，敘述關於鱷魚喫人的故事，特別是說牠能夠喫人影的本領。人們站在河邊，影兒照在水裏，倘被牠瞥見，只消牠把那人的影子吞嚥了，那人便會亡魂失魄的自動跌落河裏，讓牠咬去。他們都是這樣繪影繪聲的講了一大堆，使我小小的腦幕裏，深深地刻下了一個異常可怕的形象。

爲什麼鱷魚會喫人影呢？這道理後來想通了：鱷魚潛伏水邊，窺伺人影，卽知岸上有人，用尾巴猛力一甩，那人不是連翻帶滾地做了牠的勝利品嗎？

年紀稍長，誦讀韓文公的祭鱷魚文，未嘗不神往於他的替潮人驅除鱷患一事，覺得鱷魚的本領還不及韓文公遠甚！但對於牠的恐怖心理依然沒有減輕。

到南洋後，爲着好奇心的驅使，便想着要看鱷魚的究竟。在太平洋港口，在羅河畔，在庇能海邊，……凡一切有產生鱷魚的可能地方，我都去尋幽探奇過，或則一葉扁舟，容與中流，或則窮源溯流，遨遊竟日，但結果都是毫無所得，連鱷魚的影兒也不會看到，於是我大大的失望了！

但是我仍不灰心，每每向居住河邊的人這麼的探詢着：

「你君見過鱷魚嗎？」

回答的多數依然是使我失望。因爲水鄉的居民，都是諱莫如深地不敢直呼牠的名字，他們替牠起一個偏名叫做「伯公魚」，正如他們替猛虎起一個偏名叫做「伯公馬」一樣。揣其用意，無非以爲這種猛惡的怪物，人和牠是打不得交道的，除非借重大伯公的神威，才能夠制服牠。

「千萬別把蚊帳和燒飯的竈鍋放在河裏洗滌噯！那是要惹得「伯公魚」開聲追來的東西呀！」

他們又互相輾轉傳授着這一句告誡的話，連我的耳朵裏也不知聽過幾次了。而且有一次還是一個有經驗的馬來漁人告訴我的。至於這方法的真有靈驗與否，因為我沒有嘗試過，不得而知。

有一年，我終於在檳榔嶼的動物園裏見到渴想一見的鱷魚了。那是一條丈把長的大鱷魚，被禁錮在一個水門汀造成的一丈見方深約兩尺的池沼裏。遊人團聚而觀，小孩子還把小石頭偷偷地拋打牠。「虎落平陽被犬欺」，牠雖凶猛如虎，但在失却自由的時候，人們不但怕牠，反而牠見了遊人有點戰戰兢兢的模樣。因此我便做了一首詩道：

鱷魚！鱷魚！你這喫人的怪物！

你的外形是多麼的粗厲凶狠！

你的內心是多麼的桀傲不馴！

你渾身的鱗甲呀，滿嵌着罪惡的烙印！

鱷魚！鱷魚！你盤据着山陬水涯，

在那裏是你橫行無忌的世界。

你伸着銅鈎般的趾爪，

你張着鐵鋸般的齒牙，

你睜着彈丸般的眼睛，

你甩着刺棍般的尾巴，

你鉅大的暴力呀，是何等的可怕！

啊！鱷魚！你怎的被禁錮在淺水池裏？

這也許是出乎你的意表！

這水門汀築造的水池圍牆上，
是牢牢地密密地串着堅固的鐵條。

你懶洋洋的軀體呀，

死也似的屈曲着盤繞；

動也不動，跑也不會跑。

啊！鱷魚！這是你不幸的遭遇，

還是你應得的果報？

我不暇替你憐憫，

也不願對你譏笑；

世間一切蒙着人皮的鱷魚，

卻正在大肆淫威，快樂逍遙！

他們演出如許喫人的慘劇，

爲甚不會像你一樣也有末日的來到！

這首詩的技巧當然很粗糙拙直，但頗能傳達出我當時的心境。我是把鱷魚來象徵世間一切現存底氣燄薰天的或日暮途窮的惡勢力。很顯然地，我所說的惡勢力是指侵略者，壓迫者、禍國殃民者、頑迷的貪慾者，以及人爲的剝削制度及其支持者。舉例來說，今日破壞和平與侵略弱小民族的幾個法西斯國家，如強佔我國東北四省和冀察各地的日本軍閥，併吞阿比西尼亞的慕沙里尼，是世界的大鱷魚。媚外求榮的賣國賊，無恥的漢奸，如做德意兩國的鷹犬，發動西班牙內亂的佛朗哥，認賊作父的僞滿傀儡溥儀與冀東傀儡殷汝耕，是國家民族的大鱷魚。其他如文化界思想界，及社會上的大小鱷魚，真是罄竹難書！安得韓昌黎的大手筆，把這些怪物驅除淨盡呢！

廿六年五月。

紗籠

紗籠是南洋土人用以替代襠襠的一種特有的服裝，尤其是婦女們的隨身恩物。它的式樣，如果把它張開來，是玲瓏剔透如環無端的捲筒狀，因為它是把一條織造品的首末兩端縫合起來製成的。

紗籠的花樣很多，普通的都以各種花布或格子布做原料；名貴的紗籠卻是先要在白綢的質地上畫着種種圖案花紋或花鳥之類，然後調合各色鮮明的顏料一絲不苟地按圖印上去。印紗籠的工人多是馬來女子，這是她們唯一的主要的手工業。

穿着紗籠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把它張開由腳下套上來束在腰間便行。可是叫我們着慣褲子的人去穿穿看，就會覺得麻煩。我就曾經學穿着紗籠，在那緊束着的結頭上，往往略一跑動便鬆弛得快掉下來，倘若不結着一條褲帶子，我是無法跑路

的。然穿紗籠而結褲帶子，其外行可知！

馬來人的服裝，以紗籠為主體，它的用處也很多，出門可做禮服，在家可做常服，睡覺時可做寢衣，洗澡時可做浴衣，……馬來女子還可以把它罩在頭上當面幕用。他們生活很簡樸，有了幾件紗籠，幾乎便可以解決了民生問題的第一件——衣的問題。不像我們要有四季衣裳的設備，娘兒們更不致因什麼奇裝異服受到官廳的取締。

除了馬來人，「娘惹」們也很喜歡穿紗籠，而且穿起來特別考究。我常看見她們穿着花花綠綠的紗籠，因為初經熨斗燙過，雖是軟綿綿的質地，卻有明顯的摺痕的棱角。她們穿着的手法也很嫺熟，只消雙手捏住套在腰圍裏的紗籠頭的兩角，向左右拉開，弄成一個凹字形，再把左邊的一角摺過右邊，右邊的一角摺過左邊，一底一面的摺疊着，然後在左角扭個小旋兒拗折着朝裏一塞，那紗籠便如黏貼在肌肉般緊緊縮住了。

櫻色的姑娘們及受其同化的「娘惹」們，在炎熱的國度裏，穿着薄薄的紗籠，

使那健康美的身段益發苗條，肉感的曲線益發動人，實別具一種「南國佳人」的風度！比那郎當的衣褲固為好看，即比旗袍衫裙也不多讓。

紗籠的出產地以爪哇為最著名。因其質地堅實，顏料優美，雖穿至破爛，色澤如新，故銷路甚廣。據說繁盛時期，每月可銷到一萬戈里（每戈里二十條）以上。近年來日本人的南進政策，雷厲風行，製造大批廉價紗籠，到處傾銷，爪哇紗籠業便遭了重大的打擊。於是荷印政府便不得不為其落後的殖民地土人工業着想而協謀對策了。他們一面於一九三四年初宣布紗籠及花布輸入暫時限制條例，只給日本輸入商以百分之十五的輸入比率，而對其他全部荷商則給以百分之八十五比率；一面在荷印各地增設新工場，以促進紗籠生產的增加。同時增設工場的地點，側重在鄉村而不在都市，因輸送及販賣兩方面，以鄉村為較便，而工人工資在鄉村中也較都市為低。工人工資的高低，各地不同，大約平均每日女工為二十五仙，（荷幣每盾值一百仙）男工為三十仙至六十仙之間，依工人技術的程度及工作種類之不同而定。

根據荷印政府統計局的報告：一九三四年初全荷印紗籠工場的手織機數在三千五百架以上，機械織機則有二百五十架，在工場工作的工人約達六千名。其後工場織機漸次增加三百六十架，工人總數截至一九三五年底已達一萬二千人。由這數字看來，似乎可以說明爪哇紗籠工業的復興現象，然究其實，自荷印政府實施限制條例後，物價高漲，土人購買力薄弱，一部分人的利益反受其影響。他方面荷印輸入港口過多，限制的施行很困難，因有各種貨物由他地轉運而來，不能查明其出產地。而日本貨成本極廉，取價極賤，土人工業終究不能夠和它競爭。這樣爪哇紗籠工業的前途是不能過於樂觀的。

至於紗籠的本身，也有一種危機，就是「娘惹」們除了一部分保守性濃厚的，多已解除馬來裝而改穿漢家衣服了。為甚麼改裝呢？第一她們把買紗籠的代價轉購花布數碼，便可裁成衣褲一套，這是經濟的原因。其次，她們因為逐漸受過華僑教育，對於祖國的觀念已不復隔膜，自然也不能忘情於祖國的文物衣冠了。

蛇廟

錢塘施鴻保著司雜記，中間有一則蛇王廟云：

漳州府城南門外，有南臺廟，俗稱蛇王廟。其神乃一僧像。府志及龍溪縣志皆不載，不知其何所自始。相傳城中人有被蛇噬者，詣廟訴之，其痛自止；隨有一蛇腰斷路傍；或有一蛇首斷廟中階廡間，俗謂神治其罪也。然鄉人有爲蛇噬者，告之不驗。

看了這段記載，使我想到檳榔嶼的蛇廟來，其因人們的迷信與愚妄，構成荒唐無稽的傳說？可謂無獨有偶！現在且讓我把它的情形記述下來。

檳榔嶼是一個神鬼統治下的國度，馬來人的迷信不用說，單講華僑淫祀之風，已足驚人！全嶼的佛寺神壇，到處皆是；而家家戶戶的門外，差不多都有一塊「天

官賜福」的木牌，懸掛在騎樓下的柱上，以供朝夕焚香禮拜；這種現象，實為南洋各地所罕有。因此它便成為僧侶巫覡的寄生的樂園。在許多的廟宇寺觀當中，最有名的是極樂寺，其次就是我這里所要說的蛇廟。

極樂寺位置恰在全嶼的中心點的亞逸依淡(Ayot Iam)地方，蛇廟則在嶼的東南岸的雙溪克浪(Sungei Klauang)地方，兩處都是在市郊外，風景幽美，空氣清新，不但香客擁擠，絡繹不絕，就是中外人士，遠方行旅，也常踵趾相錯，爭往觀光，所以廟產豐富，香火特盛。

蛇廟的建築，不若極樂寺的雄麗。只有正屋一座，廂房兩間，高踞在小山阜上。但它卻具備着兩個足以吸引遊客的特點：第一它是環嶼全長四十六英里的馬路所必經之地，第二便是廟中的蛇。

蛇廟本名清雲巖。廟中供奉的神像，俗稱清水祖師，據說這還不是正身，因為另有一尊(即所謂正身的)塑像，早被某富翁私自恭請去奉祀在他的別墅中了。這油

水祖師，是不是蛇王，固不可考，但廟名的由來，比之漳州的蛇王廟，卻愈益名符其實。從馬路傍的停車處到廟的大門，有許多石階，必須拾級而登。一入廟門，便見香案上供設着好多黃銅鑄成的簋簋之類，上面插着一株一株的鐵樹枝，在縱橫錯落的杈枒叢中，盤旋屈曲地棲息着無數大大小小的蛇兒，全是綠背黃腹有着青色條紋的花蛇。再向香煙燎繞，光線昏暗的每個角落里定睛細瞧，更可發見在靈竈里，在樑柱間，在香爐畔，在懸着鐘磬的龕龕上，也都被牠們佔據着。旋伏的如盤香，纏捲的如練繩，首尾交錯，互相堆疊擠扭的如一簇花卉，形形式式，不一而足。雖是遊客們都是事先爲着好奇心的驅使而來，但一看牠們的蠕蠕而動的醜陋狀態，也不免要驚訝失色，至少也懷着戒心，不敢去接近牠；但是廟內的知客僧，偏要在人前以熟習而親暱的手勢逗着牠玩：一直弄到爛洋洋地死一般的蛇兒，聳豎起三角形的頭，鼓着腮巴子，噴射出火簇似的舌尖，才滿足似地把手縮回來。這樣的舉動，用意是在說明牠是神物，絕對不會傷害人的。

香案的兩端，還陳列着兩個木雕的錦盒，都是滿滿地裝着一大堆新鮮的雞蛋，說是要給這些神物喫的。知客僧還會拿着一兩個完整的空蛋殼，向着來客解釋着。說蛇喫蛋的方法是如此的巧妙，只消用牙齒刺開蛋殼上的一個小針孔，便能夠把裏面的蛋白蛋黃喫得乾乾淨淨。一般善男信女們爲要祈求神的福庇，自然不惜攜着一盒盒的雞蛋去孝敬牠們，這樣，雞蛋源源不絕而來，便是廟僧的主要的一項利潤。

廟里專爲照應外國的遊客，特雇了一個通英語的侍役。每次環遊世界的郵船過真的時候，就有幾十輛的出租汽車，魚貫地停在山門前，載來一陣陣歐美貴賓，其中有道貌岸然的老紳士，有腸肥腦滿的大腹賈，有妖嬈驕媚的太太，有年輕美麗的密斯，……他們在繁盛的大都市中，過膩了金迷紙醉的生活，再也尋不出更新奇的刺激，驟然得以置身在中國式的荒山古廟里，看到這麼古怪的事物，心頭自是別有一番滋味。更兼伶俐乖巧的侍役，加以殷勤的招待，大鼓其如簧的舌頭，編造出一大套的神話，來博得他們的歡心；尤其是那些外國太太小姐們，時常會被逗得在櫻

紅的芳唇裏，爆出一串銀鈴樣的笑聲來。這麼着他們就更願意出較多的施捨，反正他們有的是閑錢；也許他們把蛇廟當作動物園看，進動物園也要入場券呀，多給一點錢，算得什麼！

廟里的現任住持（我得聲明，我所說的現任，實在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長慶和尚，是我的方外友。我因在離廟里許的一個學校做事，得有晨夕周旋的方便；他待我很客氣，我一上廟，他便叫小沙彌敬茶敬水，禮貌周到。有時且留我在廟里用膳，喫的是蕨菇白菜湯，素什錦炒米粉麪，味道很好，是廟中唯一的盛饌。我時常不但是自己，而且常帶着外地來的朋友去叨擾他，一點也不覺得難為情，因為我喫和尚的，和尚吃施主的，廟裏既有那麼多的收入，任你怎麼喫也不會虧本哩！

但不久我這個念頭就改變了，原來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苦衷，因為蛇廟是美缺，覬覦的僧侶大不乏人。我的方外友和我混得極熟了之後，漸漸地敢於向我傾訴他的苦況：

「您羨慕我的清閑嗎？先生！我在這裏雖然混過幾年了，但一年不如一年，日子是越來越不容易過呀！起初一年不過三四百塊錢，由管理全巖寺廟的五大姓公司承包了來，後來因大家爭着投標，一直漲到每年要花五六百塊錢包金；現在的香火又不及以前的興盛，廟里又少不了人手，偌大的開消，真不容易支持啦！」

我的方外友在大講其生意經之後，接着就是唉聲嘆氣的說道：

「噫！這樣的年頭兒，咱們出家人能夠得過且過也就算了，偏偏有一般流氓地痞，時常無緣無故，糾合夥衆，到廟里來藉端生事，說什麼廟里不清淨呀，……唉！全是捏造那些誣陷的話，阿彌陀佛！去年三月就曾經被勒索過一次，——不，那簡直是被洗劫過一次，把老衲數年的積蓄全都搶空了！還虧得祖師和神佛的庇佑，差點兒這裏就住不下了！噫！……」

想不到出家人也難免要受剝削！我從這時起就更爲我的方外友抱着深切的同情，雖然我對於那利用蛇類以迷惑人心的荒謬舉動，仍是非常的憎恨。但是始作俑

者并不是我的方外友。

後來，我辭掉了那學校的職務，很久沒有到廟里去。又隔兩年，再去訪問，一入廟門，則神蛇依舊，人事全非，廟里的住持已不是我的朋友，連侍役和小沙彌也都是生疏的。問起鄰近的村人，才知道我的這位方外友，剛在數月前，被人以私通村婦的罪名，驅逐出廟去了。

而今想起蛇廟，便會連帶想到了他那光禿禿的頭頂，紅潤而略帶縐紋的臉頰，見人老是弓着微駝的背脊，頻頻點頭的笑嘻嘻的模樣。

廿六年教師節於江灣。

湖光之憶

十年前，我爲着偶然的機緣，得以住在一個南島著名的湖邊，那湖的名字叫做太平湖。(Lake Taiping)

牠的富麗不及西湖，牠的清曠不及玄武湖，但牠卻有其獨特的美。

熱帶的晴空是寬廣的，侵晨凝聚在太平山 (Maxwell Hill) 上的白雲，一朵一朵地沿着湖面飄浮，遮斷日脚，顯成一股明麗而溫潤的陰氣。滿山的林木，四圍的椰叢，都從濕潤中流出媚人的晴翠來；蓬蓬勃勃的朝氣，像情竇初開的處女的心。水鳥在枝頭弄舌，野花在路傍微笑，女人樹展着雲鬢似地美麗的葉翅，鳳尾竹搖弄着輕盈婀娜的姿首，牠們都在向着大自然獻媚而求悅。

傍晚的時候，漫山遍野的霞光，蹙蹙欲流，反照着湖中的激盪的水波，幻出五

色奇彩。溫煦的晚風，吹來芬芳馥郁的花氣。遊湖的人，男男女女，三三兩兩，或乘汽車循着環湖的馬路兜風，或攜手在花叢間散步，或并肩坐在鐵橋上談心，……滿空中氾濫着，橫飛着一雙雙一對對的吻影，幾與湖光霞彩互相掩映。

在這種的境地之中，曾不知在湖上躑過了幾次，現在我已是不記不清了。但終覺得勞頓之後，煩悶之前，便想投到牠的懷裏去尋求安慰；果然牠不辜負我的衷誠，每次至少也得着一個相當的代價，使我有歡欣的倦怠之感。

倘若是月明之夜，我便獨自立在湖心的紅橋上，倚欄憑眺，水上的花枝，水裏的花枝，天心的明月，湖心的明月，橋上的人影，橋下的人影，悠悠蕩蕩，融成一片。野火燃燒着熱烈的紅，山林籠罩着幽暗的青，水波蕩漾着如銀如雪的白，一切都沉浸在酣沔的色彩之中。我時常貪戀着眼前的美景，而逗留至夜深，我簡直把牠當作客中的良伴，忘記了孤身遠寄之苦。

那時的我，有着一顆熾熱的青春的心，充滿活躍的生命力，正與長年如夏的

度，萬綠成陰的世界，相容涵，相適應。尤其是那晶瑩澄澈的湖光，更象徵着我未經桎梏的性靈，我喜歡它，恍惚它就是屬於我自己的。

誠然，牠的宮麗不及西湖，牠的清曠不及玄武湖，但它却有勝過西湖與玄武湖的地方，牠不像西湖的醋歌醉舞，蘊藏着歷代興亡的事蹟，也不像玄武湖的畫舫蘭舟，高車駟馬，熙來攘往，成爲黨國新貴與其妾媵僕從的遊樂之所。既沒有忠臣烈士高僧美人的埋骨之地，也沒有名公鉅卿的轍迹和詩人才子的行蹤。我喜歡牠，就是因爲牠能夠保持牠的素樸幽靜的美！如果把西湖與玄武湖比做大家閨秀，那末牠便是小家碧玉了。

自從離開牠以後，我在崎嶇險巇的世途上，受盡生活的碾磨，環境的壓榨，剩下一顆灰黯的心，生命力早被禁錮於黑暗絕望之淵，漸漸和自然隔膜起來，對於山水的情感是淡漠了，對於季節的感應也是模糊了，只有牠給我的印象，永遠不會磨滅！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歸

泊在佐治鎮港裏的金馬輪，正升火待發，煙囪上冒着黑煙。

岬山的夕陽射出暖和无力的金光，映照著沉靜的海，海水被襯托得分外蒼濁。

陳痴谷像一隻海鷗似地把身子蹲伏在小舢板上，頻頻抬起頭來，望望那冒着黑煙的怪物，又望望那矗立江干的大鐘樓，鐘樓上的針已指着四點三刻，他現出焦急的神色，操着純熟的馬來語，向馬來舟子催促着：

「快划呀！快划呀！」

「別着急，今天貨多，船須五點半鐘才得開行，包管你來得及！」

馬來舟子這樣負責的話，對於陳痴谷躁急的心情一點也不會發生慰藉的效力，反而使他更加擔心。他看那舟子划着雙槳輕輕地撥着水面，全不起勁地讓舢板兒隨

波蕩漾着，這使他更加增了平日對於馬來人的性情懶散做事糊塗底厭惡的觀念，忍不住用恫嚇的口氣嗔怪道：

「喂，我是要送朋友返唐山的，要是來不及登船，休想要我的船費！」

那舟子只是輕輕地「唔」了一聲，仍然滿不在乎地划他的槳，那種悠閑的神氣，越發使陳痴谷氣得不會說話，心裏正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的焦急，但儘管他焦急，舢板兒的速率也不會因此而搖得加快，一直到五點鐘敲過，才划到了目的地。

舢板靠近金馬輪左舷的扶梯，陳痴谷連忙腋下挾著兩盒餅乾，頭也不同地攀上扶梯，到了甲板上，神色倉皇地東張西望，搭客們卻暇逸的打着呵欠，喀着嗽，且有哼着潮州曲調的，一個個全是陌生的臉，他更著急了，便匆匆地沿着樓梯下去，到統艙裏去找尋，統艙裏也是擠滿了人，各個鄉音不同的笑語聲，小孩子的哭鬧聲，賣零食小販的叫喊聲，和著艙口起重機的轆轤旋轉聲，亂噓噓地混成一片。他用驚疑的眼光向着四周掃了一遍，仍舊找不到一個熟人，正在躊躇着，突然背後

有一隻手從肩上海拍下來，他連忙回頭一看，正是他所要尋找的好友林獨醒，於是他便鬆了一口氣地叫道：

「喂，老林，你累我急死了啦！」

「怎麼你到這時候才來？船快要開了，天生有德他們十多人都下船回去了。——我說你給嫂子絆住了是不是？哈哈！哈哈！……」林獨醒一壁說著，一壁把來客帶到他租的一間靠近船梢的水手房里去，才踱到門口，便向里面喊道：

「陳老哥來了！」

「噢」，一個尖脆的應聲，是一個婦人探頭出來招呼着，又翻過臉去聽站在她背後的約莫五六歲的孩子：「還不快點兒叫伯伯！」

陳痴谷曉得是林獨醒的妻子，便低著頭跟林獨醒跨進房門里，把兩盒餅乾塞進那孩子的手里道：

「不過一點小意思，祝你們一路順風！」

那婦人也不辭讓地從孩子手里把餅乾接過來，只輕輕地說一聲：

「給伯伯破費了。」

林獨醒連忙伸手去移動擱在鋪蓋上的網籃，讓出地點給來客坐着，便道：

「陳老哥不是外人，休說兩盒餅乾，就是十盒八盒咱們也吃得下的。」

原來他就是這樣一個心快口快的人，說話是不怕對方難為情的，因此常要開罪於人，這是他的缺點，但也可以說是他的優點，因為他說得到做得到，平日大量爽快，慷慨好客，親戚朋友間有事時，他都肯出力奔走，因之大家都信服他。陳獨醒就是許多朋友中最心折於他的一個。

「老林這一趟出外幾年了？」陳獨谷沉吟了一會兒方才想出這一句問話。

「整整二十個年頭了，一向不會返過唐山。」

「啊，二十年的光景變得真快呀！」陳獨谷這一聲的嗟嘆分明是對於林獨醒的境况而發的，他知道林獨醒由一個小學徒而變成一個大「才副」，（「才副」為南

洋華僑對於書記的稱呼。)又由一個大「才副」而變成一個擁有數十萬財產的商人，而今已是一個列名「報窮署」(「報窮署」爲南洋殖民政府特設以專司華僑破產登記的機關。)的破產者了。

「不好嗎？二十年前獨個兒赤手空拳的跑來過洋，至多也不過隨身帶着一個皮篋，一條蘆蓆，而今帶回去的也有年輕貌美的老婆，也有天真活潑的兒子。也有……還不值得嗎？」林獨醒用從不受人憐的口氣自己這樣解嘲着，他的妻也被他逗得吃吃地笑了。

在這悠長的二十年期間，人事的千變萬化，何嘗是用「波詭雲譎」一類的詞語所能夠概括得盡，而林獨醒倔強的個性，激動的情感，以及滔滔不絕的談吐，却一點也沒有變更。他回溯自己過去的生活，雖然已經過不少的波折與磨難，但總是悠閑舒適的日子過得多。他常在人們的面前這樣地誇耀道：

「喂，你們能夠坐着自備汽車日夜兜風一月里帶帶跑了二萬哩的歷程嗎？我想

誰都不能打破我的紀錄罷！再說——女人嗎，你們逛過多少窯子？哼，難道你們會比我逛得更多嗎？——尋芳閣俱樂部你們可曾去過，一個夜晚至少要輸贏幾萬塊錢，你們捨得嗎？」

像這樣放縱浪蕩的少年生活，雖然早已如烟霧一般的消散，再也尋不出痕迹來了。可是他仍舊有說有笑，從不會加以痛情與留戀，他似乎對於過去的一切感覺到相當的滿足了。他自己確切的相信，他仍然是先前的他，一切都沒有異樣；不過在人們眼光里的他却完全不同了，他的幾百「衣葛」（「衣葛」即 Agre 之音譯，意即英畝。）的樹膠園不是已經拍賣給一個齊地亞（齊地亞人即 Chetiar 爲印度人之一種。）人了嗎？他的經營土產的商店不是因負債纍纍而被迫閉了嗎？如果他從前的說話能引起人們的注意，那末他現在所說的話，是被人當作耳邊風了。但這在他也最全不在意，他以爲總有人會同情他的，至少他的好友陳痴谷就是能夠了解他的人，他充奮地注視着陳痴谷堅決而認真地繼續說道：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呀！陳老哥，是不是？」

這完全是一句老話，陳獨谷不知聽他說過幾次了。然而這便是他立身處世的一個根本信念。因為他有了這一個信念，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什麼阻力，他都不會灰心短氣，都還能夠應付裕如。在別人聽來，雖是同樣的一句老話，但在他每次說這一句話時却都含有一個新生的意義。他想到歐戰的時期，商業的停頓，糧食的恐慌，海峽殖民地的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那生活也是極度不安，他竟能夠運用他的才智，居然克復了萬難的環境，而造就了半生的事業。這次他也常幾回地想本著固有的經驗，尋出打破這個難關的方法，重新在不景氣下建立他的基業，怎奈到處碰壁，事與願違，滿目荒涼，真有一蕭條異代不同時之感！當一九二九年金元的美國，經濟開始動搖之日，報紙上時有銀行倒閉財政恐慌的消息，他還以為這不過是傳說上的新聞，誰知事隔兩年，那些他所認為傳說上的新聞，此刻都已成爲鐵一般的現實擺在他的面前了。這一年——一九三一年，佐治鎮的一切情形都

變了；滿街滿巷的屋子空着沒人住，都把鐵鎖深鎖起來；街上的行人也少了許多。馬來亞繁榮所繫，同時也是華僑經濟命脈攸關的樹膠和錫的兩大出產物，價錢的慘跌，幾乎賤到和糞土一般；其他的商品以及一切日用的東西，也是非常的廉宜，但買的人却很少。失業的勞工，一大批一大批地被載回中國和印度去。這一切的轉變像一個突如其來的晴天霹靂，給予他的腦神經以極度的震撼，使素來精明幹練的他到此也目瞪口呆，驚魂莫定。他此刻方才明白這不景氣的惡魔確有排山倒海捲天下的力量。於是甘載闊別的故鄉不得不被他視為唯一的出路了。而陳痴谷對於他這次的回國也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因為他們分屬同鄉，自己也是一個倦遊思歸的人，自然更易激起同感，「天無絕人之路，陳痴谷肚子里咕嚕着這句話，雖然不會說出來，可是一種首肯的神氣早已刻劃在臉上的肉紋中。

「而且，林獨醒與冲冲地接着說。「現在的唐山聽說跟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別說廈門泉州有高大的洋房，廣闊的馬路，就是我們鄉下也全都有，據說從泉州到

我們鄉下是可以坐汽車去的。以前我們還以為久居南洋的人回到鄉下去會住不慣，其實唐山并不會比南洋壞呀！」

陳痴谷雖是生長南洋的土生子，但他嚮往祖國的心是非常的殷切，他正要聽林獨醒再說下去，忽然從船頭傳來一陣「鐘！鐘！鐘！……」的鐘聲，那是在報告船快要拔錨了。於是他急忙起身向林獨醒夫婦告辭道：

「再會吧，願你們路上平安！」

「唔，咱們到唐山再見吧！」

林獨醒緊握着陳痴谷的手，恍惚略一放鬆就不足以表示熱情似的。他吩咐着他的妻子看守着行李，自己把客人送到甲板上的吊梯口，一直等到陳痴谷步下吊梯踏上舢板的時候，他才返回水手房裏去。

經過了水手們伙夫們一陣忙像之後，嘈雜紛擾的聲浪漸漸地平靜下去了。起重機已經停止搬運的工作，像巨靈伸着手掌般懸掛在空中休息了。那些運貨用的密集

在輪船左右的軀體笨重肚子臃腫的艙艙，此刻也不知駛向那裏去了。汽笛號洶大哭也似的叫了幾聲，機輪軋地响着，船身也開始在暮色蒼茫中移動着，指向馬刺甲海峽去了。

離開林獨醒動身回國日期的一個月後，佐治鎮哄傳着一個驚人的噩耗，大家都說：林獨醒到家纔二十天便被福建著匪陳邦耀以「藉端勒索，魚肉鄉民」的罪名，押赴刑場去鎗斃了！這消息是千真萬確的，廈門和南洋各地的華字報都有登載過。他到底被人藉端勒索呢？還是勒索他人呢？那只有天曉得！

對於林獨醒的死，整個佐治鎮的市民，除了外國人和跟他有仇隙的人們外，沒有不以為他的含冤負屈而替他惋惜的，尤其是和他有十年交誼的陳獅谷更加唏噓感嘆，逢人便道：

「獨醒哥死得不明白，好不淒慘！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假使他能夠等到和我一齊動身，那麼一定不會死的！噫！」

原來這槍殺林獨醒的福建著匪陳邦耀就是陳痴谷的親房叔父，陳痴谷的商業受不景氣打擊，無力維持，曾寫信給他說要回國，求他代覓枝棲，他也曾回信答覆痴谷說：「要來便來，不怕無事可做。」這話惹得陳痴谷心花怒放，決計回里一行，因知林獨醒也有歸意，和相約在故國秋涼時候一同啓程，不料約期未到，林獨醒已接得家中拍來一通老母病篤火速催歸的急電，因此迫得他不得不先陳痴谷而行，又誰料這一通急電，竟變成他的催命符呢！

這事最使陳痴谷放心不下，他雖相信「死生有命」的古話，但不知怎樣，總覺得自己對不住不幸慘死的朋友，於是他便聯合了林獨醒生前的戚友，發起舉行一個盛大悲壯的追悼會。自己還特地央託了鎮上的一位學問很好的老名士，替他做了一個輓聯道：

人言君似盆成括

我悼世多張獻忠

另外他又買了一疋白絹，請來鎮上一個有名的書法大家替他揮毫，再寫了四個「雖死如生」的斗大的字，做成一幅輓幛，上款題着「林獨醒先生千古」，一下款題着「陽盟弟陳痴谷敬輓」的兩三寸大的字，這才恭恭敬敬地送去掛在追悼會的靈堂，以表明他的心迹。

追悼會舉行的那天，他身上穿了素服，左臂纏了黑紗，從開會到散會，他總是哭喪着臉，做出悲痛肅穆的樣子，對着每一個到會的人，仍是一「獨醒哥死得不明不白，好不淒慘！……」的咕嚕了一大堆，似乎在說他不曾救過朋友是生平唯一的憾事。

開過追悼會，陳痴谷纔算草草完了一樁心事，他便四處尋覓承頂人，好把雜貨店的店底清盤，不久，他果然以二百元的代價，把店底交割給別人，帶着家眷，回到他一向在夢中憧憬着的故鄉去了。

半年後，道佐治鎮又轟傳着「陳痴谷被人暗殺」的消息，這更是駭人聽聞的事

呀！爲什麼生性鱗直的陳龜谷也會被人陷害呢？而且，他不是有個權勢煥赫的親房叔父嗎？……

這個曉謎使佐治的人一直到現在還是猜不破。

廿六年一月

榴 槿

又是榴槿上市的時候了。

「買榴槿呀！買榴槿呀！……」阿明挑着一籮担榴槿，跑遍了大街小街，嘶啞了喉嚨，沒命的喊。可是，儘管喊了一大半天，仍然沒有一個顧客。

晌午時刻，直射的太陽光線，強烈地曬灼了大地上的每個角落，火熱的柏油路發酵似地冒着氣，沒有一點風，汗是不住地在阿明的額際流到頰邊，再由頰邊淌到襟上。雖說阿明是靠氣力吃飯的人，畢竟因為上了年紀，而且，從晨早到中午，還沒有一滴水一碗粥進口，鹿鹿的饑腸，委實有點支持不住；他喘着氣，賤着無盡的路，擔子是越挑越重。他自己也覺得年老了不中用，在往常挑了一二百斤的東西，跑上七八十里的路，阿明是毫不費力的，現在可不行了，疲乏的身體，沉重的脚

步，再也不聽他意志的命令了。他一個勁從街心跑到街梢頭，在左角有一列樓屋，一連七八間，都是鎖着門，掛着一塊寫着「To Let」字樣的招牌的空屋，他就在這列空屋的騎樓下，把籬擔卸下來，喘吁吁的鬆着氣，左手拿起纏在頸項的粗布巾，揩着額角的汗粒，右手却脫下頭頂的破氈帽當扇子搧風。

「買榴槤呀，買榴槤呀！……」喘氣才停，阿明又嘶喊着。

驀然「呀！」的一聲，對面拐角裏的一家門兒開了，閃出一個又黑又胖的中年婦人向他招手道：

「喂，賣榴槤的！」

「呃，好的！就來哪！」

這是今天第一道生意，阿明那肯錯過，隨即挑起籬擔子跑到婦人跟前，動作是例外的靈敏。那婦人伸手從腋下兜起「紗籠」，蹲下去恰坐在門檻上，肥大的屁股，支拄着笨重的軀體，整整佔滿門檻上的四分之三的位置，好像堵塞着門，不肯

給人家出進似的。她俯着頭，兩隻手把兩籬子的榴槤翻來翻去，揀不出一顆稱意的。阿明正要蹲下來幫着她揀選，却聽得她道：

「你這榴槤沒有好的？」

「都是黃肉的。怎麼不好？」阿明說着連忙檢了幾個大顆的榴槤，擺在他的面前。「你瞧！這刺紋多明顯，這不是頂上的貨色嗎？……」

「你別騙我，我一輩子喫榴槤，難道還不懂得嗎？你這榴槤是好的！」

「你放心罷！要是喫得不好，不要付錢。」阿明生怕這場生意做不成，隨着兩隻路帶渾黃色的細眼笑着說，同時用力嘔了嘔流在嘴角上的涎沫，那態度堅決得像在賭咒。

婦人仍然不信任他的話，退回了他所揀的，自己再在籬篔裏亂翻了一陣，好容易才挑出兩顆外形歪斜尖刺細密而皮帶青色的榴槤，問他道：

「多少錢？」

「三角半。」

「胡說！兩只小小的榴槿賣三角半。」

「好哪，就算三角錢罷！」

婦人心想不買，但又因今年榴槿出產了好多，自己却還不曾入口，昨天才忍痛把一條心愛的日里「紗籠」取去典鋪里押了五角錢，滿擬今天飽喫它一頓，也就不再還價，把榴槿拿過來交給阿明剖開，阿明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子，先開着那一個大顆的，在有刺的厚殼上劃個半棱形，用刀尖一撬，半棱形的殼掀起，露出一瓢淡黃色的肉，婦人接過一看，用右手的食指在黃肉上按一下說：

「哦，你這不是『硬頭爛』（半生不熟的意思）嗎？」

「算了，再調一顆給你！」阿明說着就把那掀起來的半棱形的厚殼貼回去，再用刀子削了一枝小竹針，插在剖開的裂痕處，把它縫合起來，攔在一邊，然後揀了一顆相當大小的榴槿，仍舊拿刀子在有刺的厚殼上劃個半棱形，用刀尖掀起半棱形

的殼，這回裸露出來的却是黃騰騰的嫩肉，隨着便有一陣濃烈刺鼻的氣息透出，阿明也覺得饑涎欲滴。

「這一顆好不好？」婦人這一問顯然是多餘的，因為她已明白這顆榴槤的不錯。

「還用瞧嗎？這味道兒多好！」阿明雙手捧着榴槤遮到她的面前，讓她去仔細端詳一下，但她這回並沒有接過來，只用鼻尖貼近割開處聞一聞，便點頭道：

「得啦！得啦！快點兒替我剖開……」

阿明縮回兩隻手，把榴槤放在地上，先用竹片刀鑿開牠的裂縫，再用兩拇指戳着裂縫的中心處，猛力一指，那有刺的殼一瓣瓣的裂開來，也有一瓣藏着三瓢肉，也有兩瓢肉的。婦人來不及等他剖完，抓過來便喫，一瓢一瓢的黃肉，由粗黑的手指輸送到她的嘴裏。在喫完每一瓢肉的時候，她還伸着舌頭幫助兩片厚厚的唇皮去吮舐着黏附在核上的剩餘的肉，情形恰像才從監獄裏放赦出來的囚徒一般，不

一刻工夫，早已喫完了兩顆榴槿。登時她的嘴脣邊和手指上，都掛滿了油膩膩的黃色黏液，正想找尋一件東西來揩抹，回過頭去，才發見有一羣男的女的小孩子們，屏風似地站在她的背後，眼巴巴地呆看着她，她便對着當中最大的一個年紀約莫十來歲的女孩說：

「銀絲，叫你媽媽來買榴槿！」

「媽媽沒有錢。」答話的就是那個叫銀絲的女孩。

「姐姐叫媽媽買榴槿呀！……」一個五六歲的男孩拉着銀絲的衣裾嚷鬧着。

「瘦鬼子！你不曉得媽媽沒有錢嗎？」銀絲狠命地打脫了那隻緊拉着她的衣裾的小手，隨着男孩地嚎哭聲便逃出來了。

這時，黑胖婦人早已會了錢跨進屋子裏去了。門檻外滿地是有刺的殼和卵形的核狼藉着，那些殘留在殼上核上的肉渣，便做了蒼蠅們和螻蛄們的食糧。

另外的幾個小孩，都跟着阿明的籬擔跑到馬路上去。

阿明跑了十幾步遠，見路邊裝有一個公用自來水管，正想喝一點清水解渴，并洗一洗手，便卸下籬擔擱在柏油路上，跑近水管邊，用手向龍頭一按，馬上有一股清冽的水噴射下來，阿明連忙合攏了兩隻手掌心來當做勺子盛水，俯着嘴臉，牛飲了一陣，覺得心肺俱涼，好不爽快！他復取出一條花布巾，要洗滌一下胸背，便解開上衣，赤着膊，醬色的背部已略現佝僂的模樣，胸脯間的每條肋骨都突出着，肋骨中間的皮肉却凹陷進去，實在枯瘦得可怕！他正一手捏着花布巾放在水管下，一手接着龍頭淋水，忽然從後面閃出二個異樣的人影，頭戴沒邊黑圓帽，身着藍布衣黃短袴的制服，兩腳繫綁帶，登皮鞋，褐色臉，怪腫腫的，一望而知是馬來「馬打」（即警察），他倆手中各提着一隻木棍，神神氣氣的跳過來，嚇得那些男女小孩都逃開了。阿明來不及躲避，那個大塊頭的「馬打」，對着一籬担榴槿，掄起腳腿，就是一踢，籬筐一傾側，大顆小顆的榴槿，七零八落地跳擲出籬外的地面。阿明見勢不妙，趕快扭乾了花布巾，披在肩上，蹲下去拾榴槿，也顧不得奔逃。

「笨豬！還不滾開去，死死的擋着路。」那大塊頭的，打起粗獷的馬來口音叫着，對準阿明翹起的屁股，又是狠狠地踢了一腳。

「哎喲……」阿明喊痛。

「唏唏唏……痛不痛？笨老豬！」那另一個「馬打」也幫踢一脚。

阿明不則聲，也不求饒，心裏，眼裏，都冒着火。他想拚一拚老命，但念着家裏的妻小，沒奈何，只得把一口按捺不住的怨氣嚥下，挑起籬担，踉蹌蹌的跑了。

夕陽西下的時候，阿明回到家。

喫過了晚飯，夜幕已籠罩了大地，一切都沉浸在黑暗的氛圍裏。

天上佈滿了黑雲，沒有星，也沒有月，一團漆黑地。小屋外幽黯得可怕。時而從雲腳裏打出一閃一閃的電光，像要下雨又下不成，樹杪椰梢，都靜悄悄地，沒有一些兒風，這天氣比白天還熱。

這時，阿明的妻在門外的屋簷下忙著料理籬擔上的小燈，那充作燃料的是浸在小水筒裏的碳化石灰，從小水筒裏發出嗤嗤的小聲響，上面着火的部分，蒸發出難聞的臭氣，和濃烈的榴槤味混成一片。她抬頭望一望天上的黑雲，皺着眉頭，對坐在門檻上發怔的丈夫道：

「快要下雨了，怎麼去得？」

「不會，不會，我想，今晚的雨光景是下不成吧。」

「等一會兒看看。」

「趁此刻沒有雨出去還好：今天生意不好，須得趕夜市。」

丈夫噓了一口氣，一骨碌站了起來。

生活慣會作弄人，牠一方面給人們以重負的壓迫，一方面又給人們以熱望的誘惑，爲了這，阿明一家六口，（他有一個老父，三個年幼無知的兒子），全憑他的一根扁担來維持生活，他是不辭勞瘁的操作者，苦鬥着。阿明的妻終於不肯固執地

挽留丈夫而讓他出去了。她自己也只好進去幫着丈夫做針黹過活*。

他們的家住在深邃的椰園裏，離開馬路還有一里把遠，阿明挑着籬擔，穿過黑黢黢的椰林。好不容易才跑完了那每天來回幾趟的小路，到了一條丈來寬的馬路，這馬路也是位於僻靜的處所，兩旁除了疏疏落落地豎着幾盞街燈外，沒有一些兒聲息。他獨自蹣跚着，走了一程，出得路口，便是一條很寬闊的無軌電車路。這裏每到夜晚便成了一個小市集，許許多多的麵食攤，冰水攤，架里飯攤，……排列在路旁的隙地。來往的人，不是穿着有號碼的馬甲拉着空車的黃包車夫，就是一些赤着膊拖着木屐的勞働者，他們都曳着疲乏的脚步在閑踱着。

在電燈柱底下，阿明揀着一塊地方，俯着腰，把籬担放好，坐下去，抬頭一望，對面冰水攤邊早已疊滿兩大堆小山丘似的榴槤，那看管的人用着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住他，他被這同業嫉妒的兇饜的逼視，心中早有幾分不快，他想，今晚兇出門第一次就觸霉頭，這生意一定不利市，因此他對於那人也就含有相當的敵意。

果然，來來往往的人，停着脚步圍攏來看的儘有不少，中間還是怪頭怪腦拖着鼻涕的小孩子們居多數；卻從沒有人向他買榴槤，間有一兩個問問價錢就跑開了。對方的那人又像是故意欺凌他似的，時常這樣的大聲吆喝着：「喂、榴槤、榴槤、大減價、來！來！這裏來！……」那些蹣跚着的閒人，就跟着這聲音像波浪般地滾過去。雖然這些波浪般滾來滾去的人們，不是什麼好主顧，但當每次離開他的担子時，他心頭就覺得有遺失什麼似的缺憾。他記起，前昨兩晚，這兒只有他一攤榴槤，生意尚且難做，今晚不知從那裏來了對面一攤，自然更加不妙。他又記起，日間繞遍了整個鎮上的市街，東也賣榴槤，西也賣榴槤，單和他碰頭的就有幾十担，這等小生意，糊口就不容易，賺錢更不消說，他這樣想着，對於和他同命運的人們，忽又不禁起了一種切膚之痛的同情心。

「啵啵！啵啵！」……「一輛黃色的無軌電車，從左邊加緊速度地駛來，登時，那些填塞在街心錯錯落落的人羣，像衝擊着礁石的浪花四濺般散開去。電車一過，

那高懸空中懸延不斷地電車線，還在抖索索他盪箇不停，人又團團密密地聚攏了來。

一個熟識的人影，突然顯露在阿明的籬担前，他定睛一看，正是雌牛車的鴉片三；那人蹲下去，雙手就是一拾，拾起兩顆人頭般大的榴槤，露出一排茶褐色的牙齒，做着不自然的笑臉道；

「阿明哥，這榴槤的肉好不好？幾多錢一個？」

「算了，是三哥要的，便宜些不要緊，只算兩顆二角半罷。」

那人祇是笑着并不還價，像很闊，阿明接過榴槤來用藤繩縛好，那人伸手一提，很有勁兒地站了起來道：

「請記上我的賬，阿明哥！二角半錢，明兒還。」

不待他的回答，那人拔步便跑，他站起來，正待要喊，驀地裏一個閃電棒到他的臉上，眼睛一眩，已不見那人的背影。接着一陣旋風亂捲，街上揚起沙塵，雷聲

隆隆作响，指頭般大的雨點，驟然沾滿了地面。馬路上的人，經過一陣紛亂的奔竄，早已逃避一空；剩下那些擺着賣食攤的小販，慌慌張張地，收拾碗筷，搬移桌椅，……一個個給雨水淋得渾身濕漉漉地活像落湯鷄。阿明當然不能例外的倖免，他連忙挑起籬担，跑到百來步遠一家咖啡店的騎樓下，那邊早已擠滿了避雨的人；他倉皇地蹀上石階，把身子一塞，連人帶籬担都塞進人縫裏去，剛巧有個穿着白洋服的少年，給他又髒又濕的身子一撞，白皚皚的衣襟上，登即黑了一大塊，氣得那人破口大罵：

「沒眼睛的瘋子，也不見你老子站在這兒，可惡得很！……」

阿明回過頭，一連賠了幾聲不是，那少年還在嗷嗷不休。旁人只是看着他倆，都沒有出聲。

雨連綿不斷地下着，越下越大，一直到半夜沒有停止，避雨的人都因等得不耐煩，前前後後的跑完了。那穿白洋服的少年，也早已坐黃包車走了。祇剩他獨自冷

原书缺页99-末